

北史

傳三十九之四十一

30
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號冊
	一	〇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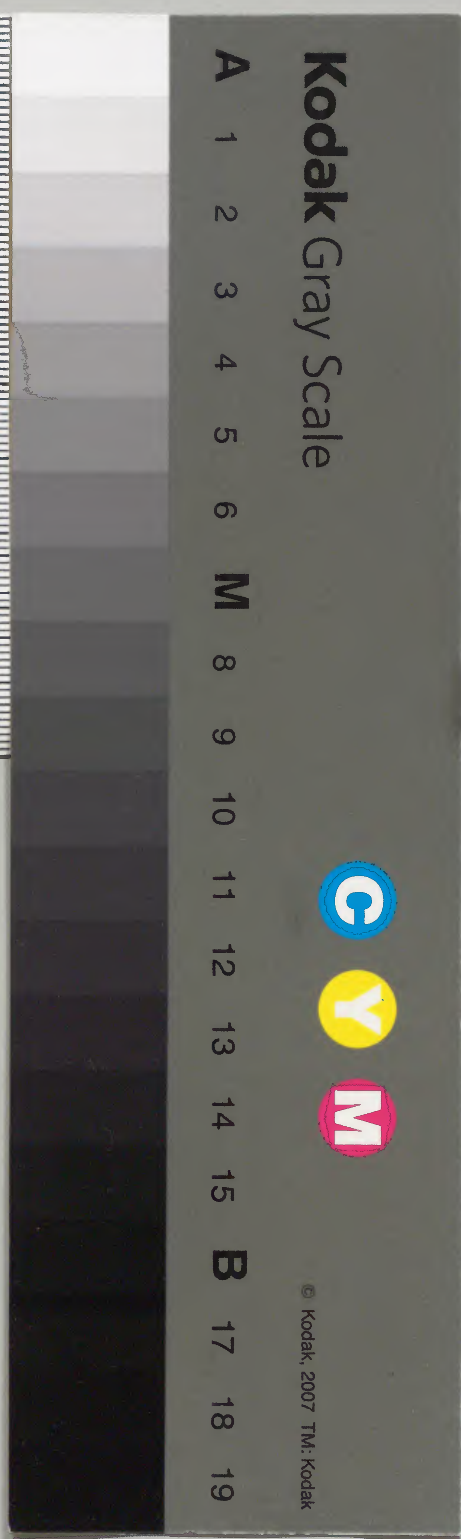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五九五九	一五〇	三	三〇

內 閣 文 庫			
漢書類	號冊	函架	冊
五九五九	三〇	一	三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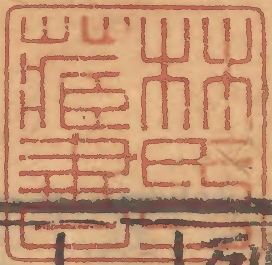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59
冊 數	30 (17)
函 號	320 32

共三十

十七



縦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齊宗室諸王上

淺草文庫

趙郡王瑛

子歡

清河王岳

子勵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谷王思宗

子元海 弟慈好

平秦王歸善

子德 弟王晉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竄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太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廷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嬉，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欷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頓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一日，居喪，長齋，嘗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

壯將婚貌有戚容入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叉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感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徧殞叡於是親帥

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二四馬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宣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

親就第者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戎六軍進止竝令取馭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東滑乃鋪氈以度胡馬且畫乃截稍杖之以歸晉陽失道為虜所屠無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於帝前曰段娒善為送

錄尚書事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戎六軍進止竝令取馭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東滑乃鋪氈以度胡馬且畫乃截稍杖之以歸晉陽失道為虜所屠無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於帝前曰段娒善為送

宮人避之馭叩馬諫乃止帝親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馬帝與宮人軍營其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陞嶺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白遺類馬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消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女客於是以馭為能加尚書令封

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馭久典朝政譽望口隆漸被踈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土開為兗州刺史太后令酌酒賜馭馭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馭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文餘當門向牀以臂壓馭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馭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

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刃貝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王求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二十六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礼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李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空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大尉錄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

見恠之誦卜者筮遇

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

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

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人

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

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

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

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

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

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

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

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

畿時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

身母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美晉一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遣兵貞陽侯明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蓋接岳摠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封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為之功改賞典不弘文襄崩文襄山德晉陽岳以本官兼

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大保司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佐以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元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元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偕擬為永巷但無關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八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告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錮殺之讓岳以為女奴人女

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彦就
乞賜以煇岳曰臣無罪彦曰飲之飲而夢朝野惜之時年
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
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裨武經綸天下
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不納之文襄推
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遣表謝恩并
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至建中配直文襄廟庭後歸彥反
武成知其前諾以歸立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
餘如故子勳

勳字敬德幼聰敏美

既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

曰為青州刺史之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
性剛直有才幹糾律尤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
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勳奉太后歸鄴時宦官
放縱儀同荀子溢尤幸勳將斬以詢太后救之乃得釋劉
文殊竊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何得如此勳攘袂曰
今西軍曰侵朝書多致正此重主權若今日殺之明日
就誅無復文殊甚愧之勳勳從三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
臺上脅之曰若無不獲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
主不從遂棄冀州還鄴後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
悅因問齊二帝由勳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

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二由任邪佞公父子
忠良聞於隣境且善自愛勤拜謝曰勤之惡不厲不能拔
危定傾既蒙獲有已多優幸况濫叨名紀以遠官謗帝甚
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共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者必
以牛酒至破產業勤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
所部自是遂止百姓感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
陳氏數年已來荒悖以甚天厭亂德扶寔人興或空裏時
有六聲或行路共傳凶怪或刺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
以厭妖訛人神怨憤以異荐登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
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

若我軍奮動戈船電邁巨難驚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
策帝嘉之各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勤為行軍總管從宜
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
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勤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
崇威惠人夷悅附臺獨辟迹路不捨遺以善政稱後吐谷
渾來寇勤時遇疾不能出戰賊遂入掠而去憲司奏勤二
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厝哀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
軍宣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
都盛克赴以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

天正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二以
兄子子瑛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
為公累遷比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
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趨城高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
昂遂為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
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幸公正為別駕受王委
寄斗酒糶糶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
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太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
至州監公正諱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以示永樂

然後知二人清直立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
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
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
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
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
以鬪為望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
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二入突厥
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
元年封襄樂郡三位右衛將軍卒

一召王恩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
各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
入林慮一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營求歸徵復本
任復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
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
侍留與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
皇太子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
武成甚不平先是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
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

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為謀於野暗乃歸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雖道人間
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
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
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
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
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屈
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
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還床徐步
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填戶三因說梁王王儼誅入關事請衆數騎入晉陽先見
太后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朝政必
保一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
謗衆口請齊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
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疾誅因通之答曰濟南世嫡主
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執贖藥斬歸彥
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
召西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
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

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
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
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
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及兄
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
可使出爲交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
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
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
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同建德七年於鄴城謀
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

末生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旨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焚屠室斷醢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過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益軒階商胡醜類擅權

陰剽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又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類絕孔淑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應於西市駮龍得儀同之號道遠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紫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前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奮見誅殄孤既承預皇板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惡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

且帝聞變使唐世莫多妻敬顯劉桃叔中領軍庫狄士文
馳之晉陽帝勸其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
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思且怒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
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季卿季卿
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曰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
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季卿
而免世安罪暴患好屍七日然後屠刺焚之身尚之於鄴
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
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
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
下訴求贈兄長鸞為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微魏末坐事當徙
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
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微於
神武舊息其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微喪與穆同營葬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微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
彥彥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
歸彥少曾孫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
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其嬌妬數忿爭寤文宣求離
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

為太妃董第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
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白歸彥始
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帛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
摠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難楊愔宣敕留從舊兵五千於
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然揚燕等
揚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輩之
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揚燕等孝昭將
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謂之然後得
入進向相閣求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

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必龍之孝昭崩歸彥
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
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
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三陵
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
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
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
右丞相登帝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
號乃拜太子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書日仍敕門司不聽
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

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鑿藥事事
 周備又敕去戰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
 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
 班顯軍士班顯軍士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
 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
 逼報之便安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
 挹別駕陳季瑒中後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與等疑歸
 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
 初崩六軍百萬眾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

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和和誣惑聖上庶

思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一刎其後城破單騎逃走
 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
 黃頴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
 是朝廷老宿如蒯家老公時又乖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
 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定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
 為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
 劉桃枝入歸彥猶亡別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
 赦乃載以露車銜枚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二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一藏

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
爾等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一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
骨三道着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
曰爾反特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善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
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

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掌尚書
今後主奔鄴就加大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

豫州刺史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

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
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授粗有力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

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
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
遂以卒贈兗州刺

史達字少卿坐事死
中為太子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皇后生文襄
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

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
小朱氏生彭城景思王徽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
孫小尔朱氏生任

城王皆游六主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而胡王潤馬氏生
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山仰武第三子也初
初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
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何神神在河煩如
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嘗以屬壘胡受納大見校罰
拘禁府獄既而是原後稍折節頗以謹言為務元象中封
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表以明愛文宣性雌懦
每參文襄有時從山浚恒責言左右河因不為二兄拭鼻
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畋

獵聰明矜恕上下曰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
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
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
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言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
年來謂從幸東山帝裸袒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
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風寫楊遵彦
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諫士亦通傳其言以去帝大
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置酒宴百官氣逆州又上書切諫
詔令徵浚浚懼涕謝不朝一怒遂驛以浚甚幼泣送者
數千人至盛以送龍餽之當其時真北城地空下飲食

北齊書卷之六十七 齊書卷之六十七

漢祿在社一前田八年必期將左右臨死歌謠人漢等和之
漢等懼怖且上一覺其言帝為驚然因泣呼漢之長廣王
漢亡與後不一也曰狂一數安可出穴帝嘿然然等聞之呼
哀痛王小字曰一落班望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一不傷後
與漢首有一略何諸王所領服帝恐為言乃曰刺漢又使
壯士劉桃枝就龍亂刺梁每下漢漢輒以手拉折之號哭
呼天於是新公亂投龍龍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
屍一如炭天下為之稱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
捧進帝蒼頭也一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言後故以配焉後
帝曰帝以陸氏先無寵於後故與誰絕乾明元年贈太尉

無子詔以彭城王攸一第二子准字茂則嗣

三弟請書至潘字子一遂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
公景暹一書左僕射六保初進爵為王麻位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司空太尉是廷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
牙騎林百人太等元一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
年遷於晉陽或云以一終還葬新贈後封鉞太宰錄尚書
事一德素嗣

彭城景忠王徽字子一不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
散騎常侍封長樂郡一博士薛稷初為書見徽筆迹木工
戲徽三三郎書畫如一意為常侍贈國公日後更用心

滌正色冬曰言且羅武素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
如言必勤勤聖明博上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
八歲矣殺其惡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
肅然守之云云及卒吏行游往來皆曰齊禮食滌纖介
知人間事有德也八縣主簿滌遠喜謂州夜投人舍食雞羹
滌察知之守令且集滌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
遂即伏罪合境皆為神蹟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
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
告州滌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
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

上有

長史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之子在滄州

曰蓋蓋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滌乃詐為上符市牛皮
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
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滌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
曰市小者葉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
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行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
公數百人相率送滌曰白滌曰自以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
吏不欺人百世有德也來於途今化無一唯飲此鄉水未
食百姓食醜屬誠薄滌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
選以事告民文王上明判斷百管時憐為美選州舊案五

百餘人。帝嘗遊園，見其驚駭，乃詰問。詔陳
收使去，曰：吾道中，行何德，德感鄉里，嘗成人之美，反以
權威爲言，脩等驚悚，而遂後。行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
故。如薨，解一尋，初復本官。徵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
位。除司空，信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建初，拜大司
馬。帝嘗曰：今轉太保，正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收明
練，立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高
歸，之，遂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
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增年陳訴所
司，以昂收故，遂獲免。收擢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

士駕巡幸，收常留。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誣數十
人，謀劫收爲主。詔稱使者徑向收第，至內室，稱敕呼收。牽
上馬，跪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收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
十二。朝野痛惜。爲初，收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收頭，
持去，惡之數日。而收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煥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儼不
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
及長，力能扛鼎，武絕倫。每言左右曰：人不可無也。要
不，而博古，故誦讀，看頗知梗概。而不甚覽。元象中，封平

原公之喪之馮其幼在西里園宮中護驚曰大
兄一遭難矣繼而三而六武定末除其刺史在州有美政
天以初封一黨王登四書之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
築心惡諸城遂乘鄴下輕薄成犯郡縣為法司所糾文宣
戮廿六左右其人渙亦被誅六年率眾送梁王肅明還江南
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
初祐士言二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系
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
最畏曰吳邊濛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
六韓伯并之數徵渙渙至系所縛之於北邊河而度

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
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
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
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盛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
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
於階下數之曰汝逆流離以至大辱去操實分薄不能自盡
幸家恩詔得反蕃聞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於是於之
一日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龍巖
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

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詣王
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
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
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兼太子少師以常山三演第二
二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二奪商人
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馬潏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
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
亮軍方退亮於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
執入關依例擬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一潛 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

車駕還鄴嘗令潛鎮晉陽摠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
錄尚事天統二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
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
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
於路被賊劫言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媼撫膺哭曰兒
昨着此靴向王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無明察武平初遷太
師司州牧中為冀州刺史加大寧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
史潛頗牧大蕃雖不繁已然寬恕為吏人所懷二年青州
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舍卒之際咸得齊救賊

六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浩大丞相
及安德三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督營於浩至尊出奔
宗廟既重浩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故父浩曰我人
臣何容受此浩執子昂送鄴帝至涿州禪位於浩竟不達
浩與唐宣王孝珩於吳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
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浩泣沉諸井戰敗浩孝珩俱
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浩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
三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
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浩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
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微虜要津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浩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暕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
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
太后深銜之其妃以護軍兵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暕暕不
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
為徐州刺史又宣崩暕兼司徒導引柱言吹笛云至尊頽
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暕百餘未幾暕太后哭之
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我何斯帶劍死也乾明初贈假黃
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又立義龍為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一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
宣巡幸在路勿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
歷位大尉河清河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
計汝弟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
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
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
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大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
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
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
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
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
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偽姦吏無所匿
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拔侵竊官田受納
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
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還就州宣敕曰馮翊二
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以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崇
情屢輩欲輕相問也王首曰於是回洛決譴二百獨孤
拔決杖一百尋為出塞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

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
太宰復為定州刺史夢賚信二更載左丞烈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祚武第十五子也元保元年封五
年夢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大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
子建德為後

論曰趙郡王以對寧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
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厲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
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
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
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產
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巨然神
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于彭城
泣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申威
淮海受辱牢窋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
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開明妄被護憲以忒成
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三言氣賦三言子管字正德子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
受禮進言三言正德位中言令三言收初孝瑜養於神武宮
山皇武成三言相愛將謀揚揚等差論老臣謀及武成即
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三言之曰三言飲汾清三言勸汝於
燕酌四言其樂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神雄毅謙慎見
三言恩文學讀書敏達下行俱不覆慕三言一道初三言
於山東走山池澤觀時俗駭之去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
推博酒於舟上數集諸第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
之故盛興三言國之翫也其書駭慕數處處營造武成嘗使
和士問與胡后對坐淫樂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

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
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
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
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
武成大怒頻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妾
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
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
本魏潁川王拭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
妃孝瑜妃廬止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
妃為廬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
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
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
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
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
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
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
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

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
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
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
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
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
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
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
馬奴白澤以身捍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聞孝
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決俱下俯仰有節憲為
之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口元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挫兵符受廟竿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珽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人叩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曰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

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靴登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盡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

帝怒使武衛赫連輔之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
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
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
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
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
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
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誦謠之
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

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
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
謂長恭曰入陣大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
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
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
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
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
請以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
宜屬望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
恐復將黨曰我去立高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

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
忠必事二何皇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
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
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
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校
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
還無所遺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
一有千金賁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
為女官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今滿己齊中抱之曰
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
惜惜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
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丞膳糝和人
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
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
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
深自以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其勢諸兄弟咸壯之延
宗獨曰四元非六六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闔
西豈可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

之延宗主書以諫而深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又為
草人以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
卧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
之役後三百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會周開府宗
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拔靡諸軍敗延宗
獨全軍後土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
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反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鴈鼠谷
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
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
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上不得輒沮後上竟奔鄴在并

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蠶結蕭
墻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
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
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苻大冬
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
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
至者前後相滿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
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歲及
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

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
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為死童鬼女子
亦乘屋攘袂投瓦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
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
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
周齊王於城北奮六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
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慕連
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
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
自門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二

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投軍中上士張壽軒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
中馬城東阮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道一也時以人
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壽者不得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得能整周武帝出
城飢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心不
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馳馬鳴用
收兵俄頃復振詔曰還攻東門克之乃入南門延宗戰力
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無國天子有何怨惡真為

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冠禮之先是高部都有
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之
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
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問日而被
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
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
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
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
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殺傅好善執諫而止不幾
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涉及後主並賜死皆自

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血不置以叔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
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
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曲日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
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一當法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
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弟太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
州刺史行過漁陽與一富人鍾長命同林坐太守鄭道蓋
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一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
與長命結為義兄弟一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
皆有贈賄鍾氏因此步之貧宗有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主廢辛山及太原三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
紹義裴嬪生西河王幼仁顏嬪生龍西三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一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
成因怒李后罵紹德二余二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
殺之親以土埋之游強二園二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
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二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
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痛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
威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二后二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
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田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

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首鎮二勇二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
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二城王二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
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地鞏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
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
焉紹義與靈州刺史孟洪仔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
而肆州已為周守前二隊二二二俱二同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
執刺史陸瓊又攻陷二城二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
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
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二水二三二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
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二化鉢可汗二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

義重課似之甚見愛里凡齊人在北者悉歸紹義高寶寧
在晉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
為二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
共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
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
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遁
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子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
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
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
服懇哀回軍入突厥周人憐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
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
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
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安樂後改為柱國恭嘗
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既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
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
升然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生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任晉陽群臣請
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
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
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
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
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
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數字德胄封以奏帝又
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
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數字驗與德胄所奏
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遠堂且走且打所
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
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
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
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
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籍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
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曰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
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關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
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

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武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廆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各融字君明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

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射破胡諫之欬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異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大噬而食之在鞞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有之問狂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蠟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二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死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

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口孔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龍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搃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冢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古歲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儼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避車去牛頓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違違則赤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比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使不得入自言奉敕亦極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言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聖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

憶儼為之下泣言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
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亭遠怒曰尊兄已有我何
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
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鑿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
阿兄曠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
主為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
婆為寺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
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
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
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

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
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
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構
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
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
子宜表彊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
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
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
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
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奉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

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
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
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聞昔
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
坐着孫鳳珮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
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
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
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
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
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
人今有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江澄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
無緣求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承蒼帝率宿
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
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
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
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
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
少腸肥腦滿輕為塞皆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
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三子宜

劉辟強都督程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
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
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真帥於是罪之各有三儼之未獲
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
之巫曰志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
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夙儼於宮內食必
自嘗之臣令宣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
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
洪珣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班問
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既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
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
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
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
帝召儼儼疑之陸令宣曰兄兒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
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
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
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使擁
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
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
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母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二仁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

武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

行幸終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

令馮士幹劾奪貞祿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

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

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

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少所楊王仁直次東海王

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

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允而已尋後主窮蹙以

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

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二年仁英詔與蕭瑄陳叔寶

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諳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賈

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大初齊滅周武帝以

任城已下大小三十五歸齊文帝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

散配西土皆死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固平然武藝
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壘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
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
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陸奮其忠身蓋以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程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
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白是後主心
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
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繫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
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應流後嗣百
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具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
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
潘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處集朝野以之受弊深可痛焉
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
亦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五十五

傳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万俟音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韓常

金祐

劉貴

蔡鶴

蔡賢

尉長命

北史

暴顯

皮景和

基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刁侯晉字晉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
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一鎮
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

州晉自西復鞏城率部歸魏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

公位太尉亮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工隋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太平中隨父東

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晉尊老特

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

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刁侯

洛言在此能來可求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

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

尉錄尚書證曰武

可宗暹元字道元自云濟東人也曾祖護野駘為懷朔鎮

將遂家高元實之有武略少與神武相
將隸余示六先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
景遷滑州刺史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元在東恒表
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
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
暹待元甚厚暹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
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
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貨糧候
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刻特見原累以
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嘉贈假黃

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
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
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
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勳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
宜安御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
皇郡公濟南即位加行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
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音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
陵之亂以守城功除善樂太守山陰縣公靈州鎮城大都
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暹不睦豐助暹守岳將自討暹

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方達受洛
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遂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
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
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杜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詭言
大魚道上行言好苦之豐建水攻保渴浦水灌城水長魚
驚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
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
土山為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
平山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暹嗣
承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察將作大匠卒於

破六韓常單于之衣問也初呼

其叔父古賢王去卑監本國

不許

生喪諸王皆
官朝廷義而

破六韓常單于之衣問也初呼
其叔父古賢王去卑監本國
遣宗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
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為之
部落父孔雀少驍勇其宗
亦一驍侯一第一領人酋長
騎射亦朱榮死常歸河

貌入朝漢為魏武所留遣
尸魏氏方與率部南轉去卑
北禦軍敗突及五子俱沒于
役人訛誤以為破六韓世領
人拔陵率部降亦朱榮詔封
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略言
平中與豐州刺史方侯受洛

北史卷四十一

王等東歸神武上為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曾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祿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大

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巨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

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人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

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祿仇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

遣行臺侯景討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

武西入周文帝以祿為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

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陰

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

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善秀谷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惡亦朱榮府騎兵參軍

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愆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

戈歸齊神武異遷御史中尉歸州大中止加開府西道行

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

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位命二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

見親重卒贈太尉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

告其墓皇建中祀其神武廟庭次于洪徽嗣樂縣男卒贈

都督燕州刺史

蔡獲廣寧石門人也父晉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備高靈有誓夏承神武微時

深相親附備初為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

武謀誅洛周備預其計事泄奔高靈仍背蔡歸亦朱榮從

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延男隨神武舉義及平

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為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暴

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人田服之性好官名顥稱

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益曰威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武廟庭

韋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廟庭

榮破後亦朱榮擢充左右榮死亦朱度律以賢為帳內都

督封汾陽縣伯後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

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啓得傳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

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

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害泊藏屍間見將至

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

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享祀世以古物

歷代寶之賢知故所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發禍贈

尚書令司空公于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郡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
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余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
子鵠據兗州及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
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心得安集卒贈
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
武於冀州起兵討破余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
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
尅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為神武所知志
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是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嘗為
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神武
起兵討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
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
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
納然政不殘不為人所疾苦穎川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
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
攻拔穎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諡尚書事子胃性
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

豐財又多悉無動極豪富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家神
武攻王璠遠留清河台為行臺鎮守晉州以胃隸之胃飲
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_子 同_子 以
所糾推勳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胃內不自安乃與儀同余
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
余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
從平余朱_子 於赤巖鎮北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
為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

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倍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幽谷景

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
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_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

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直勤幹少以武力具

知恬從斛律兗征討數有戰功大_每令敬顯別驅_四營由

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_命郭分將士深見重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武正二年從德王平馮敷歸在并州與

唐邕等推立文德王稱尊號安撫武將皆投同置唯敬

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王鄴款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

不習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余不無榮死

魏命朱兆袖武舉兵於信都迴洛羅衆來歸從破四胡於
襄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
陽郡王太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五贈太尉定州
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博州人也性溫和柔少育武用初爲神武親
信都督終征伐秦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
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得洽自云本山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
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
後隸齊神武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尒朱兆於廣陌

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
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
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齊南初兼侍
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太子爵卒
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勳珍段琛
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德等相繼會樂謀舍樂並以軍
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大惠無事人以帳內都督從神
武破尒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封安武郡王晉數
州刺史太保太師三遷相齊受禪武平元年薨贈假黃
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諡曰武珍

字金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射以帳內從抽武天統中封
安東郡王武正初為增城道行臺尚書令兼州刺史卒贈
六朝環字懷寶代人也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
三司兗州刺史擢代太宰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
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
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謀廢武帝請師來為
內應周武自率兵至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
貴送長安死丞相願惡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六將軍平陽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河都
公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

杜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
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為朔州
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
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燦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
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願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
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
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
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

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
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
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爵白水王武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
公子仲宣太常太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
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
從西征至蒲津及寶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
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兩大雷震
心火燒浮圖補武令延領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

以靈靈閣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
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譙幸林園文襄啓
魏帝坐延所具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
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位太子太保太
傅

斛律弒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弒舉少驍果從弒朱
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
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趨討弒舉曰黑
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制大

或能噬人且渭曲土瘠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按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益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疾疾刺胸竹筒吮之垂愈因懸劍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少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賢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

光詔禪位任城王守孝卿齋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余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余朱氏敗歸神武拜澤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趙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觀中欣位秩太高深

爲之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時
人稱望元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尔朱榮
推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晋州刺史後歸神武
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决有氣
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于行陣贈
司徒公

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
廣柔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
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顯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顯顯疑

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顯顯敗爲軍
徐州防城都督尔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
枝黨尚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
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駿其偏師破之魏
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尔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
初顯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
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彘放還神武怒而不責
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
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
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怒其罪空贈司空

蓋烈懿則弟敬賢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嘗祖騰歸

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公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極毅

少言深沉有膽略尔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

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

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播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忍

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尔朱

北長史及北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尔朱榮妻子

并北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

謀兵略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國

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塞屬紹宗以其兄

為州主簿紹宗不用塞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

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

軍功進爵為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

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遷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

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

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置甚

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敢賂賜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

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塞曰誰教鮮卑小兒解

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頗敗無肯先
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頽
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
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未幾
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
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
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士肅第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
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遷
季三藏留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
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兵州
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
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鄆州刺
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資
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
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免馴壇側使還以聞上
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豐州摠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
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首帥平有容顏美鬚髯
善射馭龍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
軍隨尔朱榮破葛榮平元顯封懷陶縣伯榮死尔朱氏陵
借正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
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
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
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义無他才
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
人別將薩初從尔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為都督榮死

又從北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

軍討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

仁秦州刺史汾陰公文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

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

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

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

遂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

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

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侯亦朱榮以脩義反覆歸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
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馳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
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
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
以脩義爲關右行臺司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葦州刺史
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
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
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
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
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何
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爲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
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
之子彥不測遂貫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
除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
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
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
陵蓋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
軍功又蓋南汾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儼之後也容穎出群衣冠甚偉不
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

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羅其罪乃
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鄙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
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
代為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
將投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
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
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直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
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
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

洲結茨洪竟數里以塞船口衆懼儼悅以安之城先有
神司一介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
驚波漂斷荻葦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
風浪夜驚洪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
城奮擊大破之項約又并力圍城唯煮糗楮葉并紆根水
荳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別分食唯留
骸骨儼猶信實必罰分其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
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
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
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

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為義安三武
 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
 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
 司徒子子會位鄂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救喻之
 子會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
 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
 人庫欽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余朱榮至直閣
 將軍後從神武賜爵地在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
 性質朴勤公車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
 節愷愚很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按此
 百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其病
 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
 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
 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
 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
 馬且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
 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
 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
 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唐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

因家焉父亦有技藝襲爵廣宗尚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
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
有膽略初歸高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余朱榮
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
為鎮城都將後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
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
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
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
神武善之以眾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
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賧等所築城深

欲棄之樂以輒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
兵將一山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重綬進封河東
郡王肅司徒周文東至峭峽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
趣輅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摠大
眾御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
崇山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
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
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
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
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愆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薊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言余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余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車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眾大崩封樂城縣

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

乘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遠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侯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募食乾餅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慘樂以數士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入營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余朱歸我又叛入西軍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言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暨諸郡王亮彥暉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顯反接

平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各為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置
還神武使樂道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
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
幣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
縛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斷良久
乃止而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
絹三千疋厭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大
統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之忠祖魏郡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

為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即
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
從魏孝莊獵一日中牟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
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贖貨解州大
理禁止亂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
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
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
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
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

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
廬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
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昔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
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
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
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
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
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
關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
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

將軍

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二乃潛度河聚眾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之禽子饒送鄴烹之
及吳明徹圍壽陽教景和與齊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
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
尉錄尚書長子信機信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於勳貴子案中禳言譴擊降信宜授上開府置正中太
夫隋開皇中卒於泚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輿哭而絕心而獲蘇不能下食三

七

日而死

暴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元姬姓六國宗避亂出塞保祈
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暴連父元成燕郡太守
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余朱兆
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余朱京縵欲投神武召之與
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
蒙兆恩即背京縵復歸北兆敗猛與斛律羨舉乞伏貴和
逃亡及見獲各校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冀昭羨舉以
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並爲神武親信後都督
兼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言而

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令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
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之襄遣猛就館接之
雙帶兩韉左右馳射技挽彊弓染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
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大保初除東秦州刺
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
超出來鬪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
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
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
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
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

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齋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
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
害時猛亦知情遂被遣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
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誘引之韓
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
猛與尉興慶謝猷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
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
之害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
卒以榮寵自異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各
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字高

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度陳
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入少永啓迴代
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
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
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有使至恒與射得光皮景和等對客
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西華縣男定襄縣令賜姓高
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統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
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
公行之宣閩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

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若昭嘗與功臣西園宴
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
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
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益異稱善特賞馬二匹至
烏雞吻又加常等夫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
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
父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威
德蓋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
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歸國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
統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 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

云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三碎不能死今景安女
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
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神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
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
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
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
解書訂善歌舞甚為文官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
左丞其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父在河陽善於招撫周
人糧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

七三川集四十一
七二

延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
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
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
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
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
曰客行忿忿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
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
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
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
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
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
都督稍遣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
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
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
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
朝危政亂每嘗竊歎免徵稅無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傳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六都

晉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澗城南城陷被圍
二旬不下救兵不至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
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克晉州遣臺孝寬以伏子世
實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
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
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
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
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
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
命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下
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
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
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
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
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嘗授何其
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
兵將罕有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此于苟生鎮南
兗州周武破鄴赦書空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
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閣寺
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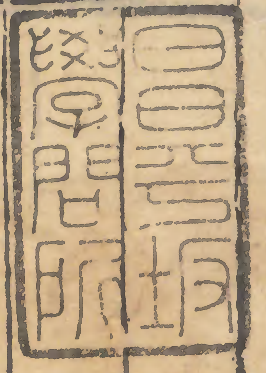
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
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撫服之每折一
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
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二而不
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統奚永安告急於
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馳永安於吐谷渾使下
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
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
贈焉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
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書
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
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
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署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
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
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各竝
乘幾獨運異夫盜竊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
擢不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效力屈東維
宗虧臣節其被恩化益亦明王之仁焉劉寶蔡雋有先見

之明臣替霸業配鄉有朝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三懷任
祥莫多邊實文庫欲進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
延削律者舉張瓊與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爵族馮
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徹自
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
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甯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
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渴
水往若推柏竿盡數哥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
繫自剄可謂不墮門節矣此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
儼潘樂欽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農安等策者戎幕節

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
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130
7

--	--	--	--	--	--	--	--	--	--

